



莎士比亚全集

# 莎士比亚全集

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莎士比亚全集（四）

Shashibiyo Quanj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9}{16}$  插页 3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91,801—141,800

---

ISBN 7-02-000119-X/I·120 定价4.10元

## 目 次

第十二夜.....	1
冬天的故事.....	99
約翰王.....	209
理查二世.....	301

# 第十二夜

又名：各遂所願

朱生豪譯

吳兴华校



## 劇中人物

- 奧西諾 伊利亞公爵  
西巴斯辛 薇奧拉之兄  
安東尼奧 船長，西巴斯辛之友  
另一船長 薇奧拉之友  
凡倫丁 } 公爵侍臣  
丘里奧 }  
托比·培爾契爵士 奧麗維婭的叔父  
安德魯·艾古契克爵士  
馬伏里奧 奧麗維婭的管家  
費 邊 } 奧麗維婭之僕  
費斯特 } 小丑  
  
奧麗維婭 富有的伯爵小姐  
薇奧拉 熱戀公爵者  
瑪利婭 奧麗維婭的侍女  
  
群臣、牧師、水手、警吏、樂工及其他侍從等

## 地 點

伊利亞某城及其附近海濱





# 第一幕

## 第一場 公爵府中一室

公爵、丘里奧、众臣同上；乐工随侍。

公爵 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量地奏下去，好让爱情因过饱噎塞而死。又奏起这个调子来了！它有一种渐渐消沉下去的节奏。啊！它经过我的耳畔，就像微风吹拂一丛紫罗兰，发出轻柔的声音，一面把花香偷走，一面又把花香分送。够了！别再奏下去了！它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甜蜜了。爱情的精灵呀！你是多么敏感而活潑；虽然你有海一样的容量，可是无论怎样高贵超越的事物，一进了你的范围，便会在顷刻间失去了它的价值。爱情是这样充满了意象，在一切事物中是最富于幻想的。

丘里奧 殿下，您要不要去打猎？

公爵 什么，丘里奧？

丘里奧 去打鹿。

公爵 啊，一点不错，我的心就像是一头鹿。唉！当我第一眼

## 第十二夜

瞧見奧麗維婭的時候，我覺得好像空氣給她澄清了。那時我就變成了一頭鹿；從此我的情欲像凶暴殘酷的獵犬一樣，永遠追逐着我。

凡倫丁上。

公爵 怎樣！她那邊有什麼消息？

凡倫丁 啟稟殿下，他們不讓我進去，只從她的侍女嘴裏傳來了這一個答复，除非再過七個寒暑，就是青天也不能窺見她的全貌；她要像一個尼姑一樣，蒙着面幕而行，每天用辛酸的眼淚澆洒她的臥室；這一切都是為着紀念對於一個死去的哥哥的愛，她要把對哥哥的愛永遠活生生地保留在她悲傷的記憶里。

公爵 唉！她有這麼一顆優美的心，對於她的哥哥也會摯愛到這等地步。假如愛神那枝有力的金箭把她心里一切其他的感情一齊射死；假如只有一個唯一的君王占據着她的心肝頭腦——這些尊嚴的御座，這些珍美的財寶——那時她將要怎樣戀愛着啊！

給我引道到芬芳的花叢；

相思在花叢下格外情濃。（同下。）

## 第二場 海濱

薇奧拉、船長及水手等上。

薇奧拉 朋友們，這兒是什麼國土？

船長 這兒是伊利里亞，姑娘。

薇奥拉 我在伊利里亚干什么呢？我的哥哥已經到极乐世界里去了。也許他僥幸沒有淹死。水手們，你們以为怎样？

船长 您也是僥幸才保全了性命的。

薇奥拉 唉，我的可怜的哥哥！但願他也僥幸无恙！

船长 不錯，姑娘，您可以用僥幸的希望来寬慰您自己。我告訴您，我們的船撞破了之后，您和那几个跟您一同脫險的人緊攀着我們那只給風濤所顛搖的小船，那時我瞧見您的哥哥很有急智地把他自己摺在一根浮在海面的桅樑上，勇敢和希望教給了他这个計策；我見他像阿里翁<sup>①</sup>騎在海豚背上似的浮沉在波浪之間，直到我的眼睛望不見他。

薇奥拉 你的話使我很高兴，請收下这点錢，聊表謝意。由于我自己脫險，使我抱着他也能够同样脫險的希望；你的話更把我的希望证实了几分。你知道这国土嗎？

船长 是的，姑娘，很熟悉；因为我就是在离这儿不到三小时旅程的地方生长的。

薇奥拉 誰統治着这地方？

船长 一位名实相符的高貴的公爵。

薇奥拉 他叫什么名字？

船长 奧西諾。

薇奥拉 奧西諾！我曾經聽見我父亲說起过他；那時他還沒

---

<sup>①</sup> 阿里翁(Arion)，希臘詩人和音樂家，傳說他在某次乘船自西西里至科林多，途中為水手所迫害，因躍入海中，為海豚負至岸上，蓋深感其音樂之力云。

第 十 二 夜

有娶亲。

船长 现在他还是这样，至少在最近我还不曾听见他娶亲的消息，因为只一个月之前我从这儿出发，那时刚刚有一种新鲜的风传——您知道大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一般人纷纷议论着的——说他在向美貌的奥丽维娅求爱。

薇奥拉 她是誰呀？

船长 她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姑娘；她的父亲是位伯爵，约莫在一年前死去，把她交给他的儿子，她的哥哥照顾，可是他不久又死了。他们说为了对于她哥哥的深切的友爱，她已经发誓不再跟男人们在一起或是见他们的面。

薇奥拉 唉！要是我能够侍候这位小姐，就可以不用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泄露我的身分了。

船长 那很难办到，因为她不肯接纳无论哪一种请求，就是公爵的请求她也是拒绝的。

薇奥拉 船长，你瞧上去是个好人；虽然造物常常用一层美丽的墙来围蔽住内中的污秽，但是我可以相信你的心地跟你的外表一样好。请你替我保守秘密，不要把我的真相泄露出去，我以后会重谢你的；你得帮助我假扮起来，好让我达到我的目的。我要去侍候这位公爵，你可以把我送给他作为一个净了身的侍童；也许你会得到些好处的，因为我会唱歌，用各种的音乐向他说话，使他重用我。

以后有什么事以后再說，

我会使計謀，你只須靜默。

船长 我便当哑巴，你去做近侍；

倘多話挖去我的眼珠子。

薇奧拉 謝謝你；領着我去吧。（同下。）

### 第三場 奧麗維婭宅中一室

托比·培爾契爵士及瑪利婭上。

托比 我的侄女見什麼鬼把她哥哥的死看得那麼重？悲哀是要損壽的呢。

瑪利婭 真的，托比老爺，您晚上得早點兒回來；您那侄小姐很反對您深夜不歸呢。

托比 哼，讓她去今天反對、明天反對，儘管反對下去吧。

瑪利婭 噯，但是您總得有個分寸，不要太失身分才是。

托比 身分！我這身衣服難道不合身分嗎？穿了這種衣服去喝酒，也很有身分的了；還有這雙靴子，要是它們不合身分，就叫它們在靴帶上吊死了吧。

瑪利婭 您這樣酗酒會作踐了您自己的，我昨天聽見小姐說起過；她還說起您有一晚帶到這兒來向她求婚的那個傻騎士。

托比 誰？安德魯·艾古契克爵士嗎？

瑪利婭 噯，就是他。

托比 他在伊利里亞也算是一表人才了。

瑪利婭 那又有什麼相干？

托比 哼，他一年有三千塊錢收入呢。

瑪利婭 噯，可是一年之內就把這些錢全花光了。他是個大

第 十 二 夜

傻瓜，而且是个浪子。

托比 呸！你说出这种话来！他会拉低音提琴，他不会不看书本讲三四国文字，一个字都不模糊；他有很好的天分。

瑪利姪 是的，傻子都是得天独厚的；因为他除了是个傻瓜之外，又是一个慣会惹是招非的家伙；要是他没有儒夫的天分来缓和一下他那喜欢吵架的脾气，有见识的人都以为他就会有棺材睡的。

托比 我举手发誓，这样说他的人，都是一批坏蛋，信口雌黄的东西。他们是誰啊？

瑪利姪 他們又說您每夜跟他在一块儿喝酒。

托比 我們都喝酒祝我的侄女健康呢。只要我的喉嚨里有食道，伊利里亚有酒，我便要为她举杯祝飲。誰要是不願为我的侄女举杯祝飲，喝到像抽陀螺似的天旋地轉，他就是个不中用的汉子，是个卑鄙小人。嘿，丫头！放正經些！安德魯·艾古契克爵士来啦。

安德魯·艾古契克爵士上。

安德魯 托比·培尔契爵士！您好，托比·培尔契爵士！

托比 亲爱的安德魯爵士！

安德魯 您好，美貌的小潑妇！

瑪利姪 您好，大人。

托比 寒暄几句，安德魯爵士，寒暄几句。

安德魯 您說什么？

托比 这是舍侄女的丫环。

安德魯 好寒薑姊妹，我希望咱們多多結識。

瑪利姬 我的名字是瑪麗，大人。

安德魯 好瑪麗、寒暄姊妹，——

托比 你弄錯了，騎士；“寒暄几句”就是跑上去向她應酬一下，招呼一下，客套一下，奉一下的意思。

安德魯 噯喲，当着这些人我可不能跟她打交道。“寒暄”就是这个意思嗎？

瑪利姬 再見，先生們。

托比 要是你讓她這樣走了，安德魯爵士，你以后再不用充漢子了。

安德魯 要是你這樣走了，姑娘，我以后再不用充漢子了。好小姐，你以為你手邊是些傻瓜嗎？

瑪利姬 大人，可是我還不會跟您握手呢。

安德魯 那很好辦，讓我們握手。

瑪利姬 好了，大人，思想是無拘無束的。請您把這隻手帶到賣酒的櫃台那裏去，讓它喝兩盅吧。

安德魯 這怎麼講，好人兒？你在打什麼比方？

瑪利姬 我是說它怪沒勁的。

安德魯 是啊，我也這樣想。不管人家怎麼說我蠢，應該好好保養兩手的道理我還懂得。可是你說的是什麼笑話？

瑪利姬 沒勁的笑話。

安德魯 你一肚子都是這種笑話嗎？

瑪利姬 不錯，大人，滿手里抓的也都是。得，現在我放开您的手了，我的笑料也都吹了。（下。）

托比 騎士啊！你應該喝杯酒兒。幾時我見你這樣給人愚

弄过？

安德魯 我想你从来没有见过；除非你见我給酒弄昏了头。

有时我觉得我跟一般基督徒和平常人一样笨；可是我是个吃牛肉的老饕，我相信那对于我的聪明很有妨害。

托比 一定一定。

安德魯 要是我真那样想的话，以后我得戒了。托比爵士，明天我要騎馬回家去了。

托比 Pourquoi<sup>①</sup>，我的亲爱的騎士？

安德魯 什么叫 Pourquoi？好还是不好？我理該把我花在击劍、跳舞和耍熊上面的工夫学几种外国話的。唉！要是我讀了文学多么好！

托比 要是你花些工夫在你的鬚发鉗<sup>②</sup>上头，你就可以有一头很好的头发了。

安德魯 怎么，那跟我的头发有什么关系？

托比 很明白，因为你瞧你的头发不用些工夫上去是不会鬚曲起来的。

安德魯 可是我的头发不也已经够好看了嗎？

托比 好得很，它披下来的样子就像紡杆上的麻线一样，我希望有哪位奶奶把你夹在大腿里紡它一紡。

安德魯 真的，我明天要回家去了，托比爵士。你侄女不肯接見我；即使接見我，多半她也不会要我。这儿的公爵也向她求婚呢。

---

① 法文：“为什么”之意。

② 原文鬚发鉗(tongs)与外国話(tongues)音相近。



托比 她不要什么公爵不公爵；她不願嫁給比她身分高、地位高、年齡高、智慧高的人，我聽見她这样发过誓。嘿，老兄，还有希望呢。

安德魯 我再就擱一个月。我是世上心思最古怪的人；我有时老是喜欢喝酒跳舞。

托比 这种玩意儿你很擅胜场的嗎，騎士？

安德魯 可以比得过伊利里亚無論哪个不比我高明的人；可是我不願跟老手比。

托比 你跳舞的本領怎样？

安德魯 不騙你，我会早地拔葱。

托比 我会葱炒羊肉。

安德魯 讲到我的倒跳的本事，簡直可以比得上伊利里亚的無論什么人。

托比 为什么你要把这种本領藏匿起来呢？为什么这种天才要复上一块幕布？难道它們也会沾上灰尘，像大姑娘的画像一样嗎？为什么不跳着“加里阿”到教堂里去，跳着“科兰多”一路回家？假如是我的話，我要走步路也是“捷格”舞，撒泡尿也是五步舞呢。你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上是應該把才能隱藏起来的嗎？照你那双出色的好腿看来，我想它們是在一个跳舞的星光底下生下来的。

安德魯 噯，我这双腿很有气力，穿了火黄色的袜子倒也十分漂亮。我們喝酒去吧？

托比 除了喝酒，咱們还有什么事好做？咱们的命宮不是金牛星嗎？